





第四三一册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宋名臣奏議（二）

宋趙汝愚編……………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二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張福履勛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卜惟吉

謄錄監生臣繆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六

名臣奏議

詔令奏議類二

奏議之屬

提要

臣等謹按名臣奏議一百五十卷宋趙汝愚
編前有淳熙十三年劄子稱嘗備數三館獲
觀祕府四庫所藏及累朝史氏所載忠臣良
士便宜章奏收拾編綴殆千餘卷文字紛亂
疲于檢閱自假守閩郡輒因政事之暇因事

欽定四庫全書

名臣奏議

為目以類分次而去其複重與不合者猶餘
數百卷釐為百餘門始自建隆迄于靖康推
尋數月粗見本末若非芟繁舉要恐勞乙夜
之觀欲更於其間擇其至精至要尤切於治
道者每篇偶十卷一次投進又有淳祐庚戌
史季溫序稱其開端于閩郡奏書于錦城是
其經歷歲時屢經簡汰乃成是編故其去取
頗不苟自稱上可以知時事之得失言路之

通塞下可以備有司之故實其大旨以備史氏之缺遺非夸飾也凡分君道帝系天道百官儒學禮樂賞刑財賦兵制方域邊防總議十二門子目一百一十四每篇之末各附註其所居之官與奏進之年月亦極詳核其奏劄自序及史季溫序皆稱名臣奏議而此本題曰諸臣奏議豈以中有丁謂秦檜諸人而改其名歟案朱子語錄云趙子直要分門

編奏議先生曰只是逐人編好因論舊編精

義逐人編自始終有意今一齊節去更拆散

了不見其全意矣云云今此集仍以門分不

以人分不用朱子之說蓋以人而分可以綜

括生平盡其人之是非得失為論世者計也

以事而分可以叅考古今盡其事之沿革利

弊為經世者計也平心而論汝愚所見者大

矣乾隆四十二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輝

君道門

君道

政體

恭儉

用人

勤政

欽定四庫全書

詔令

帝繫門

尊號

皇后

嬪御

公主

天道門

祥瑞

帝學

慈孝

法祖宗

廣言路

聽斷

風俗

皇太后

皇太子

宗室

外戚

災異

祥瑞

災異

災異

百官門

宰執

學士待制

臺諫

六部

館閣

東宮官屬

三衙

欽定四庫全書

帥臣

監司

官制

省官

薦舉

重外官

致仕辭

戒敕

侍從

經筵

給舍

寺監

史官

內侍

諸將

宋名臣奏議

奉使

守令

謹名器

優禮

考課

久任

蔭補

辭免

朋黨

轉對

見辭謝

儒學門

學校

貢舉

制科

武舉

學術

釋老

方技

禮樂門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
目錄

郊祀

明堂

祖宗侑祀

宗廟

濮議

褒崇先聖

羣祀

朝會

臨幸

宴饗

喪禮

謚法

卹典

士庶五禮

雅樂

賞刑門

賞罰

法令

禁約

恤刑

議獄

赦宥

錫賚

財賦門

理財

稅賦

寬卹

勸課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
目錄

營屯田

荒政

內帑

封樞庫

常平義倉

茶法

鹽法

新法

兵門

兵議

禁衛

州郡兵

民兵

蕃兵

馬政

方城門

宮禁

河議

邊防門

遼夏

高麗

蠻瑶

總議門

欽定四庫全書

總議

都城

營造

青唐

女真

盜賊

宋名臣奏議
目錄

五

宋名臣奏議原序

古之人臣所以告其君者不可得而詳矣考之於書臯陶之矢厥謨伊尹之作伊訓傳說之作說命周公之作無逸大抵皆後之諫疏也至於君奭之篇所以告召公者既歷舉商之諸臣而又曰有若虢叔闕夫有若散宜生太顛有若南宮括併及乎周之賢臣而申言之蓋古聖賢之相告相勉者無非以前聞人為法雖五臣之謀護不可見以周公之言推之則遺風餘烈尚可想也漢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
原序

興將相名臣議論務在寬厚意其當時蘭臺石室之所藏金匱玉版之所載一時名臣奏陳未必不萃此書降武宣以後博士議郎備中朝顧問應對者未聞舉一言以告其主宜乎武宣之治不能守高文之舊若魏相條漢興以來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所言奏請施行雖曰得國家之大體然考其時濫趙蓋韓楊之誅開金張許史之漸宣帝雖以中興之君而為基禍之主烏在其為條陳故事也惟我國朝淳化懿綱遠接三代小臣不佞

竊窺累朝國論則淳厚見於立國之初中正作於慶厯之際矯激起於熙寧之後方其淳厚也太羹玄酒淡乎其味朱弦疏越純如其音及其中正也則朝陽鳴鳳而見者歌舞法遶龍象而聞者作興至其矯激也則大冬嚴霜而松柏不彫驚湍駭浪而巨石不轉即諸臣之言以考一代之治雖醫者用藥各有不同而參苓烏喙皆足以收藥石之效故當時公道大行盡言無隱忠言極諫皆萃於朝流芳簡冊足以垂萬世之宏規逮夫紹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
原序

二

聖以後議論一反一覆鉗天下以一人之口揜天下以一人之目而祖宗良法美意無復一存夫以先朝名公鉅卿章疏聯篇累牘未易管窺然要其大綱則畏天命也法祖宗也恤人言也而或者乃以三不足之說反之遂使小人祖述其說以禍天下始作俑者未嘗不痛恨於荆舒也明鑒之垂前車之戒凡有志於國家者其可捨是而他求哉先正丞相忠定福王趙公曩嘗編類朝名臣奏議開端于閩郡奏書于錦城亦已上徹乙覽

淳熙至今踰六十年矣蜀舊銀本已燬于兵公之孫尚書閣學必愿繩武出鎮嘗命工刊刻而未就適季溫以臬事攝郡捐金命郡文學掾朱君鵬孫繼成之念昔先大父鄉室曾受忠定之知嘗同蜀之名流預討論之列今既遂尚書之志亦可發揚先祖舊事自茲家藏此書舉以告君推以治國以復我宋純懿之治猶有望焉詩云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尚二家臣子拳拳繼世之忠云淳祐庚戌立秋日朝請大夫權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
原序

三

史季溫序

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提舉弓手寨兵借紫眉山

進宋名臣奏議劄子

臣嘗讀漢魏相傳見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臣竊惟自古以來凡有國家者莫不自有一代規模制度其事切於時而易行不必遠尋異世之法故相為逐相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故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此最明於治體之要者也臣學術淺陋不足仰晞古人萬一然嘗備數三館獲觀秘府四庫所藏及累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
劄子

朝史氏所載忠臣良士便宜章奏論議明切無愧漢儒臣私竊忻慕收拾編綴歷時寢久篋中所藏殆千餘卷而臣識性遲鈍不能強記每究尋一事首尾則患雜出於諸家文字紛亂疲於檢閱自昨蒙恩假守閩郡輒因政事之暇與數僚友因事為目以類分次而去其重複與不合者猶餘數百卷釐為百餘門始自建隆迄于靖康推尋歲月粗見本末上可以知時政之得失言路之通塞下可以備有司之故實史氏之闕遺然雖廣記蕭

言務存聖代之典若匪芟煩舉要恐勞乙夜之觀臣欲更於其間擇其至精至要尤切於治道者每篇寫成十卷即作一次投進伏望時於閒燕深賜考詳庶因鑒石之規能致涓塵之益然則臣身雖在嶺海猶如日侍冕旒之側也幸甚幸甚如蒙聖慈允臣所奏伏乞送尚書省劄付臣照會施行取進止淳熙十三年正月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
劄子

進宋名臣奏議序

臣竊惟國家治亂之原係乎言路通塞而已蓋言路既通則人之邪正事之利害皆得以其實上聞人君以之用捨廢置罔有不當故其國無不治言路不通則人之邪正事之利害皆壅於上聞雖或聞之亦莫得其實人君以之用捨廢置不得其當故其國無不亂臣嘗以是歷觀前古上自周秦下及五季相望數千載間或治或亂俱同一轍然則天地之至理古今之常道無易於是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

矣恭惟我宋藝祖開基累聖嗣業深仁厚澤相傳一道若夫崇建三館增置諫貲許給舍以封還責侍從以獻納復唐轉對之制設漢方正之科凡以開廣聰明容受讜直海涵天覆日新月益得人之盛高掩前古逮至王安石為相務行新法遠東自用而患人之莫已從也於是皆老成為流俗謂公論為浮言屏棄忠良一時殆盡自是而後諂諛之風盛而朋黨之禍起矣臣伏覩建隆以來諸臣章奏考尋歲月蓋最盛於慶歷元祐之際而

莫盛於熙寧紹聖之時方其盛也朝廷庶事微有過差則上自公卿大夫下及郡縣小吏皆得盡言極諫無所諱忌其論議不已則至於舉國之士咸出死力而爭之當是時也豈無不利於言者謂其強聒取名植黨干利期以動搖上心然而聖君賢相卒善遇而優容之故其治効卓然士以增氣及其弊也朝廷有大黜陟大政令至無一人敢議論者縱或有之其言委曲畏避終無以感悟人主之意而獻諛者遂以為內外安靜若無一事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

可言者矣殊不知禍亂之機發於所伏今尚忍言哉臣仰惟陛下天資睿明聖學淵懿顧非羣臣所能仰望而若稽古訓虛受直言二紀于茲積勤不倦嘗命館閣儒臣編類國朝文鑑奏疏百五十六篇猶病其太略茲不以臣既愚且陋復許之盡獻其書萬機餘閑幸賜紬繹推觀慶歷元祐諸臣其詞直其計從而見効如此熙寧紹聖諸臣其言切其人放逐而致禍如彼然則國家之治亂言路之通塞蓋可以鑒矣臣不任惓惓之誠臣趙

汝愚謹序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

三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卷一

宋 趙汝愚 編

君道門

君道一

上仁宗論人君之大德有三 司馬光

臣伏蒙聖恩不以臣無似擢臣為諫官臣自幼學先王之道意欲有益於當時是以雖在外方為他官猶願竭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

其愚心陳國家之所急況今立陛下之左右以言事為職陛下仁聖聰明求諫不倦羣臣雖有狂狷愚妄觸犯忌諱陛下皆含容寬貸未嘗加罪誠微臣千載難逢之際苟不以此時傾輸曾腹之所有以副陛下延納之意則不可以自比於人死有餘罪矣臣竊惟人君之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區區姑息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

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強闕一焉則衰闕二焉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或改也臣不勝區區觸死忘生竊見陛下天性慈惠謹微接下子育元元汎愛羣生雖古先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自踐位以來垂四十年夙夜孜孜以求至治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閭里窮民猶有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

二

者日懈為惡者日勸善者懈惡者勸雖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稷契伊呂周召之臣以之求治猶鑿冰而取火適楚而北行也伏惟陛下少垂聖恩以天授之至仁開日月之容光奮乾剛之威斷善無微而不錄惡無細而不誅則唐虞三代之隆何遠之有

嘉祐六年七月初除諫官上殿進有旨留中

上仁宗論致治之道有三 司馬光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

三

怨歎意者羣臣不肖不能宣揚聖化抑陛下之於三德萬分之一亦有所未盡歟臣聞春秋傳曰賞慶刑威曰君臣幸得以修起居注日侍黼扆之側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嘿羣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室考察得失一皆可之誠使陛下左右前後股肱耳目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如此至善矣或出於不意有一姦邪在焉則豈可不為之寒心哉夫善惡是非相與混融若待之如一無所別白或知其善而不能賞知其惡而不能罰則為善

其可用祇其可祇刑其可刑也臣竊見國家所以御羣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望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擇其人之賢愚而實高位資望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而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賢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降播種益主山林垂為共工龍作納言契敷五教皋陶明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今以羣臣之材固非八人

之比通使之遍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輒已
易去如此而望職事之修功業之成必不可得也非特
如是而已設有勤恪之臣悉心致力以治其職摩情未
洽績效未著在上者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當
是時朝廷或以衆言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解體矣茲
邪之臣銜奇以譁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
蓄患積弊以遭後人當是之時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
則姦邪者無不爭進矣所以然者其失在於國家采名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

四

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
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如是則為善者未必賞
為惡者未必誅此陛下所以南面孜孜夙夜求治歷載
甚久而太平未效者也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不問
其始所以進及資序所當為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
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為守長有勇略者為將帥明於
禮者典禮明於法者主法下至醫卜百工皆度材而授
任量能而施職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

降黜廢棄而更求能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
如是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請伏
面欺之誅凡臣所言皆陛下耳所厭聞心所素知然致
治之要無以易此知之非難行之惟艱願陛下力行何
如耳敢昧死陳誓言惟陛下裁擇

嘉祐六年五月
上有旨送中書

上仁宗五規

司馬光

臣竊以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者則汪洋濩落而無目
前朝夕之益陷於迂闊言其小者近者則叢脞委瑣徒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

五

煩聖聰失於苛細夙夜惶惑口與心謀涉厯累旬乃
敢自決與其受苛細之責不若取迂闊之譏伏以祖宗
開業之艱難國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不可以不
謹故作保業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為功頽壞之勢
從而救之者難為力故作惜時道前定則不窮事前定
則不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作遠謀燎原之火生於
熒熒懷山之水漏於涓涓故作重微象龍不足以致雨
畫餅不足以療飢華而不實無益於治故作務實合而

言之謂之五規此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也伏望
陛下以萬幾之餘游豫之間垂精留神特賜省覽

保業

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艱王者始受天命之
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
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稽顙而為臣當是之時
有智相偶者則為二力相參者則為三愈多則愈分
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

六

之至艱乎及夫繼體之君羣雄已服眾心已定上下
之分明彊弱之勢殊則中人之性皆以為子孫萬世
如泰山之不可搖也於是有驕惰之心生驕者玩兵
黷武窮泰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
靡潰秦隋之季是也惰者沈酣宴安慮不及遠善惡
雜揉是非顛倒日復一日至於不振漢唐之季是也
二者或失之彊或失之弱其致敗一也斯不亦守之
至艱乎臣竊觀自周室東遷以來王政不行諸侯並

僭分崩離析不可勝紀凡五百有五十年而合於秦
秦虐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年而合於漢
漢為天子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十有七
年而復為漢更始不能自保光武誅除僭偽凡十有
四年然後能一之又一百五十有三年董卓擅朝州
郡瓦解更相吞噬至于魏氏海內三分凡九十有一
年而合於晉晉得天下纔二十年惠帝昏愚宗室造
難廢夷乘釁濁亂中原散為六七聚為二三凡二百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

七

八十有八年而合於隋隋得天下纔二十有八年煬
帝無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
一百有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于酒色養其疽囊以
為子孫不治之疾於是漁陽竊發而四海橫流矣肅
代以降方鎮跋扈號令不從朝貢不至名為君臣實
為讎敵陵夷衰微至于五代三綱頽絕五常殄滅懷
璽未煖處宮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禍亂相尋戰
爭不息流血成川澤聚骸成丘陵生民之類其不盡

者無幾矣於是太祖皇帝受命于上帝起而拯之躬

擐甲宵櫛風沐雨東征西伐掃除海內當是之時食

不暇飽寢不遑安以為子孫建太平之基大勲未集

太宗皇帝嗣而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禹

之迹復混而為一黎民遺種始有所息肩矣由是觀

之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

其間時時小有禍亂不可悉數國家自平河東以來

八十餘年內外無事然則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宋名臣奏議

八

若今之盛者也今民有十金之產猶以為先人所營

若身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墜況於承祖宗光美之

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可不謹哉夏書曰

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周書曰心之憂危

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臣願陛下夙興夜寐兢兢業業

思祖宗之勤勞致王業之不易援古以鑒今知太平

之世難得而易失則天下生民至於鳥獸草木無不

幸甚矣

惜時

夏至陽之極也而一陰生冬至陰之極也而一陽生

故盛衰之相承治亂之相生天地之常經自然之至

數也其在周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日中孔

子傳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

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聞永久無疆也凡守

太平之業者其術無他如守巨室而已今人有巨室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宋名臣奏議

九

於此將以傳之子孫為無窮之規則必實其堂基壯

其柱石彊其棟梁厚其茨蓋高其垣墉嚴其關鍵既

成又擇子孫之良者使謹守之日省而月視歌者扶

之敝者補之如是則雖亘千萬年無頽壞也夫民者

國之堂基禮樂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梁也百吏者茨

蓋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不

朝念而夕思也夫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成法苟不

應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及